

南臺灣烏鬼地名考論

蔡慧崑*

摘要

南臺灣知見的烏鬼地名包括：烏鬼渡、烏鬼井、烏鬼埕、烏鬼橋、烏鬼厝、烏鬼埔和烏鬼洞。「烏鬼」之稱呼，係與荷蘭役使的黑奴有關，多指來自非洲抑或南洋之黑人，惟棲身小琉球「烏鬼洞」者，實乃小琉球當地的西拉雅族原住民。烏鬼地名所在，曩昔或為黑奴勞役之地、聚集之所，乃至其埋身之地。歷經荷蘭、明鄭、滿清、日本治臺以至於民國今日，時空變遷頗大，有早已湮滅其跡者，有發展為生活聚落者，有仍舊是商業、交通之要衝者，有變成觀光景點者，滄海桑田，於焉可知也。

關鍵詞：臺灣、烏鬼、地名、荷蘭、小琉球

壹、前言

「烏鬼」一詞，早先見於杜甫〈戲作俳諧體遣悶二首〉其一：「異俗吁可怪，斯人難並居。家家養烏鬼，頓頓食黃魚。」¹至於「烏鬼」所指為何？宋代以降，眾說紛紜，分別有烏野神、烏蠻鬼、鷓鴣、豬(用以祭鬼)、烏鴉(用以獻神)…等不同解釋。²惟晚近以來，及至現今臺灣，「烏鬼」一詞大抵被用來稱呼「烏鬼國」、「烏鬼族類之國」等黑色人種所居的地方或國度，³指涉生活在當地的黑人。「烏鬼」人種可溯源自唐代的「昆崙奴」，⁴而時下臺灣文史記錄中所謂的「烏鬼」，尤多指荷蘭人所豢養、奴役的黑人，他們雖是荷蘭治臺的附屬產物，卻不乏影響，為臺灣留下具有不同文化意涵的地名。

伊能嘉矩《台灣踏查日記》指出：「烏鬼蕃分布南起小琉球島，北至臺南的區域，以鳳山(縣)為中心分布，相傳現在仍有遺跡。」⁵而筆者曾考查臺灣烏鬼相關文獻與傳說，發現一般知見的烏鬼地名包括：烏鬼渡、烏鬼井、烏鬼埕、烏鬼橋、烏鬼厝、烏鬼埔和烏鬼洞，均分布在臺灣南部，與伊能嘉矩

*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兼任助理教授

¹ 見〔唐〕杜甫撰，〔清〕仇兆鰲注：《杜詩詳注》（臺北：里仁書局，1980年），卷20，頁1793。

² 參見左漢林：〈「烏鬼」考論〉，《杜甫研究學刊》2006年第3期，頁63-68。

³ 參見〔清〕陳倫炯：《海國聞見錄》（臺北：臺灣大通書局，1977年），頁25。

⁴ 參見〔清〕不著撰人：《清職貢圖選》（臺北：臺灣大通書局，1977年），頁8。

⁵ 見〔日〕伊能嘉矩原著，楊南郡譯注：《台灣踏查日記》（臺北：遠流出版公司，2012年），冊下，頁463。

所記相符。

南臺灣的烏鬼地名各自有其形成緣由，勢必與「烏鬼」有關，然「烏鬼」所指涉卻不盡相同，又烏鬼地名所在經荷蘭、明鄭、滿清、日本治臺以至於民國今日，時空變遷頗為巨大。有鑑於此，本論文主要著力於：分析臺灣烏鬼的來源與運用，探討烏鬼地名的形成緣由，進而論述烏鬼地名所在的今昔時空變遷。質言之，瞭解烏鬼地名為何產生？如何演變成現在的景況？才能進一步認識烏鬼地名的文化意涵。

筆者曾親自到烏鬼渡、烏鬼井、烏鬼埕、烏鬼橋、烏鬼厝、烏鬼埔和烏鬼洞等南臺灣烏鬼地名所在，進行現地踏查，雖難免物換星移之感，但配合方志文獻、圖籍、照片的分析，實猶有可觀足徵之處，俾能重建過去，並詮釋現今，考論史地與人文，從時空變遷的視角來認識臺灣。

貳、臺灣烏鬼的來源與運用

十六世紀大航海時代以來，基於殖民政治與商業貿易利益的考量，葡萄牙、西班牙、荷蘭等國躋身海上霸權，當時的非洲成為列強殖民的首選。當地人民被當作奴隸，隨同商船或艦隊運往各地，被販賣、被當作日常生活所需的勞動人力。雍正四年(1726)調任臺灣鎮總兵的陳倫炯所著《海國聞見錄》有「大西洋記」條描述烏鬼：「種類繁多，肌骨皆黑，生相不一。」⁶清人所撰《皇清職貢圖》的「大西洋國黑鬼奴及奴婦」則記烏鬼：「通體黝黑如漆，惟唇紅、齒白。戴紅絨帽，衣雜色粗絨短衫；常握木棒。婦項繫彩色布，袒胸露背，短裙無褲；手足帶釧。男女俱結黑革條為履，以便奔走。夷人雜坐，以黑奴進食。食餘，傾之一器，如馬槽；黑奴男女以手搏食。夷屋多層樓，處黑奴於下。若主人惡之，錮其終身，不使匹配；示不蕃其類也。」⁷對烏鬼黝黑的膚色和身為奴隸的處境敘述頗為詳細。光緒十四年(1888)調署臺澎道兼按察使的唐贊袞所撰《臺陽見聞錄》又說：「烏鬼番，膚黑如墨，所居之屋，塗以牛糞。」⁸明末官員盧若騰亦有〈烏鬼〉一詩云：「烏鬼烏肉烏骨骼，鬚髮旋捲雙眼碧。」⁹關於烏鬼特徵的記述多接近來自非洲的黑奴，連橫更進一步界定烏鬼的來源：「烏鬼即黑奴，非洲人。」¹⁰

⁶ 見〔清〕陳倫炯：《海國聞見錄》，頁25。

⁷ 見〔清〕不著撰人：《清職貢圖選》，頁8。

⁸ 見〔清〕唐贊袞：《臺陽見聞錄》（臺北：臺灣大通書局，1977年），頁11。

⁹ 見〔明〕盧若騰：《島噫詩》（臺北：臺灣大通書局，1977年），頁24。

¹⁰ 見連橫：《雅堂文集》（臺北：眾文出版社，1979年），頁240。

事實上，烏鬼也可能是來自亞洲的黑人。荷蘭於一六〇二年成立荷蘭東印度公司經略爪哇等地，《巴達維亞城日記》提及：一六二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荷蘭司令官曾早率荷蘭兵十六人、班達土人(印度籍)三十四人到臺窩灣(安平)築城。¹¹《臺陽見聞錄》謂烏鬼來自爪哇之外的地區：「爪哇之外，又有武兀、烏鬼番、過水諸雜番。」¹²曹永和則考證荷蘭人役使的奴隸來源，至少包括有 Makkassar、Bail、Banda 諸島或印度 Coromandel、Malabar 等沿海地區的人，也有購自緬甸 Arakan 等地的土人。¹³

不過，曹永和、包樂史研究亦指出，荷蘭時期的烏鬼奴隸有一部分來自小琉球的原住民，屬於西拉雅(Siraya)族的一支。¹⁴《巴達維亞城日記》記一六三六年五至七月間，荷蘭長官因攻伐小琉球，捕獲小琉球男女、兒童五百五十四人，將其中男子繫鎖於臺窩灣從事勞役。¹⁵

烏鬼被作為奴隸，供人役使，可以買賣，地位低賤。連橫《雅言》即描述烏鬼番：「色黑如墨，性愚而勇。葡、西二國之開美洲也，每購其人，從事勞作，役之如牛馬，謂之黑奴。而荷蘭經營臺灣亦用之，故烏鬼所至尚留其名。」¹⁶《雅堂文集》亦指出黑奴不堪的處境：「暫種隸而使之，以開闢荒裔，賤若牛馬。」¹⁷

烏鬼奴隸到臺灣，主要被用來從事勞動工作，他們逆來順受，是已歸順的勞動者，在臺灣修建井、橋或蓋房子。¹⁸鄭水萍即指出：「『烏鬼』制與『黑奴』制一樣，大半屬於戰爭、掠奪、強迫下，完全『強迫勞工』的奴隸類型。」¹⁹《巴達維亞城日記》曾記載一六四五年一月荷蘭人將奴隸二十一人(包括班班卡人、唎羅魯人等)轉送至臺窩灣(安平)從事勞動。²⁰再者，荷蘭人將烏鬼用作護衛、鎮兵或參與水戰等，《臺陽見聞錄》便提及荷蘭人以烏鬼番作為「左

¹¹詳見郭輝中譯：《巴達維亞城日記》(臺北：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89年)，冊1，頁16。

¹²見〔清〕唐贊袞：《臺陽見聞錄》，頁10。

¹³見曹永和、包樂史：〈小琉球原住民的消失--重拾失落臺灣歷史之一頁〉，收入潘英海、詹素娟主編：《臺灣早期歷史研究續集》(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00年)，頁199-200。

¹⁴見曹永和、包樂史：〈小琉球原住民的消失--重拾失落臺灣歷史之一頁〉，頁230。

¹⁵詳見郭輝中譯：《巴達維亞城日記》，冊1，頁180。

¹⁶見連橫：《雅言》(臺北：臺灣大通書局，1987年)，頁124。

¹⁷見連橫：《雅堂文集》，頁240

¹⁸參見張澤揚：〈烏鬼係鬼？--淺論荷治時代南台灣的外來勞奴〉，頁5-6。

<http://www.shs.edu.tw/works/essay/2013/03/2013032719212964.pdf>

¹⁹見鄭水萍：〈臺灣苦力研究--黑奴、烏鬼、苦力制蛻變〉，《臺灣國家政策學刊》第5期(2011年7月)，頁25。

²⁰詳見郭輝中譯：《巴達維亞城日記》，冊2，頁451。

右護衛及各處鎮兵」²¹。又《巴達維亞城日記》的臺灣報告曾指出烏鬼頗具水性，適合擔任水戰的補給役，如《巴達維亞城日記》載一六四四年三月出征的荷蘭船人員包括士兵、水手、黑人及華人，²²其中除了瓦肯勒布伊船以外，烏鬼約於每船配屬六人，占編列員額的十六分之一強，甚至高於華人的比例，顯見荷屬東印度公司對烏鬼的信任可能更勝於華人。此外，荷蘭人還以烏鬼作為「爪牙」、「查票差役」，《臺陽見聞錄》即云：「(烏鬼番)性黠，和蘭用以為爪牙。凡查票差役……」²³盧若騰〈烏鬼〉也提及烏鬼番：「汎海商夷掠將來，逼令火食充廝役；輾轉鬻入中華土，得居時貴之肘腋。出則驅辟道上人，入則誰何門前客…此輩殊無饒勇材，不任戰鬪揮戈戟；獨以猙獰鬼狀貌，使人見之自辟易。厚糲豢養作爪牙，威嚴遂與世人隔。」²⁴就揭示荷蘭人以烏鬼作為打手、壯大聲勢的行徑以及某些黑奴受到主人信任的事實。

除了荷蘭，鄭成功祖孫的護衛、家將、船監等亦可見烏鬼的蹤跡，這與鄭氏家族深具航海探險的商人性格和用人考量有關。

據《巴達維雅城日記》「西元一六四〇年十二月」敘述商人韓布安(Hambuan)替「官人一官」運貨抵達安平，「於十一月二日搭乘船戶約新之帆船離去」，因患風觸礁而粉碎，「因此海員三百零五人之中，除中國人十四人及黑奴九人憑藉木板與木片得救外，全部死亡」。²⁵約新的帆船乃中國船，船上有黑奴，而「官人一官」即鄭芝龍，他的商戰船隊曾經縱橫海上，的確有僱用大量黑奴的必要。

《巴達維雅城日記》「西元一六四〇年十二月」還記載：

十月十五日，官員一官之帆船三艘，自中國抵臺窩灣，其船貨……長官以相當代價換取上列一切商品，並由該船收到一官對以前所遞送之契約條款加以承認或批准之信件。他希望令黑奴二、三人搭乘該船以監視商品，而長官相信可令其放棄此種希望。²⁶

此一記錄反映出鄭芝龍對黑奴的信任，而荷蘭東印度公司的長官卻不以為然。以常理觀之，能夠受命在船上監視商品的黑奴，應該不只是普通的役屬，他們很可能是鄭芝龍得力的手下，才會被委以重任。

²¹見〔清〕唐贊袞：《臺陽見聞錄》，頁11。

²²詳見郭輝中譯：《巴達維亞城日記》，冊2，頁381。

²³見〔清〕唐贊袞：《臺陽見聞錄》，頁11。

²⁴見〔明〕盧若騰：《島噫詩》，頁24。

²⁵詳見郭輝中譯：《巴達維亞城日記》，冊2，頁240-242。

²⁶見郭輝中譯：《巴達維亞城日記》，冊2，頁250-251。

西元一六六一年(明永曆十五年)五月三日(四月初五)鄭成功已登陸赤崁地方(今臺南市區一帶)包圍了赤崁樓。荷蘭長官揆一深感局勢危殆，遣特使赴鄭成功軍營議和，因而發現：

國姓爺也有兩隊黑人兵(Black-boys)，其中很多曾是荷蘭人的奴隸，知道如何使用步槍(rifle)和火槍；他們在福爾摩沙的戰役中，發揮了很大的殺傷力。²⁷

據此可知，不只荷蘭將黑奴用於軍事，鄭成功軍隊中已有「黑人兵」的編制，且兵源多來自荷蘭黑奴。《北臺古輿圖集》中的「永曆十八年臺灣軍備圖」，是清人諜測臺灣的情報，在臺灣城的標幟圖形中記錄：「此城有三層砲，堅固。臺灣改名安平鎮，賊世子鄭經在內。為護衛鎮魏騰、黃連，并管烏鬼。」²⁸由烏鬼被標記在臺灣城內，可知他們平日就駐紮其中、擔任護衛，印證烏鬼乃鄭氏軍力之一。

烏鬼既為鄭氏政權的護衛者，後來亦不免涉入鄭氏家族的政爭。鄭成功世孫鄭克塽在其父鄭經死後不久即被親人謀殺，此案便牽涉到烏鬼。江日昇指出，鄭克塽是被他的叔父「聰、明、智、柔」四人聯合協將蔡添殺害的，然後「聰即令烏鬼將塽屍拖於旁院」。²⁹康熙四十五年(1706)進士鄭亦鄒則說鄭克塽是被「(鄭經)諸弟夜命烏鬼拉殺」³⁰。烏鬼無論是幫凶抑或主謀，都對鄭氏政權的興衰產生一定程度的影響。

參、南臺灣烏鬼地名的形成緣由

南臺灣知見的烏鬼地名包括：烏鬼渡、烏鬼井、烏鬼埕、烏鬼橋、烏鬼厝，烏鬼埔、烏鬼洞，今究其形成緣由，分別析論如下。

一、烏鬼渡

「烏鬼渡」一名始見於孫元衡所作〈抵臺灣〉二首之二：

浪言矢志在澄清，博得天涯汗漫行。山勢北盤烏鬼渡，潮聲南吼赤嵌城。眼明象外三千界，腸轉人間十二更。我與蘇髯同不恨，茲遊奇絕冠平生。³¹

孫元衡於康熙四十四年(1705)任職臺灣府海防補盜同知，據其詩，「烏鬼渡」

²⁷見〔荷〕C.E.S 原著，林野文譯：《被遺誤的台灣：荷鄭台江決戰始末記》(臺北：前衛出版社，2013年)，頁130。

²⁸見陳漢光、賴永祥編：《北臺古輿圖集》(臺北：臺北市文獻委員會，1957年)，頁5。

²⁹見江日昇：《臺灣外記》(臺北：臺灣大通書局，1987年)，頁381-382。

³⁰見〔清〕鄭亦鄒：《鄭成功傳》(臺北：眾文書局，1979年)，頁35。

³¹見國立台灣文學館：「智慧型全臺詩知識庫」<http://xdcn.nmtl.gov.tw/twp/b/b02.htm>

有「山勢北盤」作背景，加上赤崁城的潮聲在南邊鳴吼，可以推知「烏鬼渡」就在今日赤崁樓的北面。道光二十四年(1844)舉人徐一鶚〈鹿耳連帆〉亦寫道：「山勢北盤烏鬼渡，島人南候鯉魚風。」³²可為佐證。連橫〈臺南古蹟志〉謂：「又有名烏鬼渡，在鎮北坊。旁一井，亦烏鬼所鑿。」³³指出渡口在鎮北坊，有助於標明其地理位置，因為舟人必須就近泊岸汲取用水，渡口就在烏鬼井附近，「正是荷蘭管轄普羅民遮區時的重要貨物集散地」³⁴。康熙年間去此未遠，可以想見孫元衡來臺當時南北商船群泊的景象，自然構成一幅生動的渡頭畫面，才能讓初抵臺灣的孫元衡瞬間留下深刻印象。

二、烏鬼井

「烏鬼井」之名，最早見於康熙四十六年(1707)臺灣府學學貢陳文達編纂《臺灣縣志》載：「烏鬼井，在鎮北坊。紅毛所築。水源甚盛，雖大旱不竭；南北商船悉於此取水，以供日用。」³⁵乾隆二年(1737)任臺灣知府的劉良璧纂修《重修福建臺灣府志》時，採用陳志，僅省略一個「雖」字。³⁶乾隆十年(1745)任巡臺御史的范咸纂輯《重修臺灣府志》、乾隆二十六年(1761)任臺灣府知府的余文儀纂輯《續修臺灣府志》，除了改「築」字為「鑿」之外，其餘皆直抄劉志。³⁷

乾隆十七年(1752)王必昌主纂《重修臺灣縣志》時則增加了「烏鬼井」的敘述：

在鎮北坊，水源極盛，雖旱不竭。烏鬼，番國名，紅毛奴也。其人遍體純黑，入水不沉，走海若平地。先是，紅毛命烏鬼鑿井，砌以蔴茶，亦名蔴茶井。今改甃磚甃。舟人取水，咸取汲焉。³⁸

「入水不沉，走海若平地」之說，誇張地指出烏鬼擅長游泳的事實，《明史·和蘭傳》云：「其所役使名烏鬼，入水不沉，走海面若平地。」³⁹可以互相印證。王志提及此井原先以蔴茶(林投)砌築，故又名蔴茶井，則光緒二年(1876)

³²見國立台灣文學館：「智慧型全臺詩知識庫」<http://xdcn.nmtl.gov.tw/twp/b/b02.htm>

³³見連橫：《雅堂文集》，頁240。

³⁴見張澤揚：〈烏鬼係鬼？--淺論荷治時代南台灣的外來勞奴〉，頁2。

<http://www.shs.edu.tw/works/essay/2013/03/2013032719212964.pdf>

³⁵見〔清〕陳文達編纂：《臺灣縣志》(臺北：宗青出版社，1996年)，頁206。

³⁶詳見〔清〕劉良璧纂修：《重修福建臺灣府志》(臺北：宗青出版社，1996年)，頁465。

³⁷詳見〔清〕范咸纂輯：《重修臺灣府志》(臺北：宗青出版社，1996年)，頁11。余文儀纂輯：《續修臺灣府志》(臺北：宗青出版社，1996年)，頁12。

³⁸見〔清〕王必昌纂輯：《重修臺灣縣志》(臺北：臺灣大通書局，1984年)，頁535。

³⁹見〔清〕張廷玉等：《明史》(臺北：鼎文書局，1980年)，卷325，頁8437。

進士施士洁〈臺灣雜感和王都昀孝廉韻胡鍊華太守同作〉八首之六有「林投井在紅毛遁」之句，其詩註云：「林投井即烏鬼井，林投樹名，烏鬼即紅毛奴也。」⁴⁰可以證之。王志所謂「今改甃磚甃」者，指的是乾隆年間烏鬼井改以磚砌井壁的變遷。

據連橫之言，烏鬼井在烏鬼渡旁，赤崁樓之北。是以嘉慶年間曾遊歷臺灣的林松〈答客問臺灣之遊〉二首之二云：「煙深烏鬼井，潮逼赤崁城。」⁴¹光緒二十八年(1902)舉人蘇鏡潭〈東寧百詠〉寫道：「春雨草侵烏鬼井，晚潮沙接紅毛城。」⁴²都言及烏鬼井、赤崁樓以及海潮，隱約點出它們在地緣上的相對關聯。

「烏鬼井」臨近臺江，舟人商旅往來頻繁。昔日荷蘭人建普羅民遮城(今赤崁樓)時，為便利船隻在此地取水，便命隨船帶來的黑奴開鑿水井，故名「烏鬼井」，當時來往府城的居民乃至附近居民幾乎都由此汲取用水。

觀范咸《重修臺灣府志》所繪「臺灣縣圖」，「烏鬼井」在小北門附近，不只標出地名，還有井的圖畫。⁴³王必昌《重修臺灣縣志》記城池境界：「彰邑分界，自下林仔至烏鬼井止，內城門一座。諸邑分界，自烏鬼井至小東門止，內城門二座，窩舖五座。」⁴⁴亦以「烏鬼井」作為重要的標幟，反映烏鬼井為當時頗受重視的史蹟。

三、烏鬼埕

關於「烏鬼埕」之名，僅連橫〈臺南古蹟志〉提及：「烏鬼埕，在東安坊，為烏鬼聚居之處。」⁴⁵可供查考的文獻甚少。黃典權認為，「烏鬼埕」遺址在臺南市中區建國路的東嶽殿(又稱嶽帝廟)和東門圓環之間的空曠場地。⁴⁶查看地圖，臺南市東嶽殿至東門(大東門)圓環間的地段，今為民權路，即荷蘭時期普羅民遮街的範圍。西元一六二五年，荷蘭人在赤崁一帶設商館、市街、倉庫、醫院，命名為「普羅民遮街」，「建造供長官及其隨員，以及給印尼班達人(即漢人所謂「烏鬼」)、木匠、燒磚工人居住的房子」⁴⁷，此一地段自然成

⁴⁰見〔清〕施士洁：《後蘇龕合集》(臺北：臺灣大通書局，1984年)，頁55。

⁴¹見國立台灣文學館：「智慧型全臺詩知識庫」<http://xdcn.nmtl.gov.tw/twp/b/b02.htm>

⁴²見國立台灣文學館：「智慧型全臺詩知識庫」<http://xdcn.nmtl.gov.tw/twp/b/b02.htm>

⁴³參見〔清〕范咸纂輯：《重修臺灣府志》，圖頁4。

⁴⁴見〔清〕王必昌：《重修臺灣縣志》，頁87。

⁴⁵見連橫：《雅堂文集》，頁240。

⁴⁶參見黃典權：〈臺灣文獻中烏鬼問題初探〉，《臺灣人文》第2期(1978年1月)，頁39。

⁴⁷見石文誠、林慧芬編輯：《古城·新都·神仙府》(臺南：臺灣史博館，2011年)，頁15。

了烏鬼的生活圈，「烏鬼埕」之始名當與此有關。此一路段離大東門不遠，在明鄭時期屬東嶽殿廟埕的範圍，現今已成古蹟的東嶽殿，是鄭經於一六七三年創建。清領時期，東嶽殿前有一條小路，由西往東，直接穿越廟埕，可達大東門城，是早年的交通要道。

四、烏鬼橋

「烏鬼橋」一名，相關文獻最多，康熙三十年(1691)任臺廈道的高拱乾纂輯《臺灣府志》⁴⁸、康熙四十六年(1707)調任臺灣府知府的周元文纂修《重修臺灣府志》⁴⁹、劉良璧《重修福建臺灣府志》⁵⁰、范咸《重修臺灣府志》⁵¹、余文儀《續修臺灣府志》⁵²皆曾著錄，但是都很簡略，高、周二志僅記「烏鬼橋在永康里」七字，劉、范、余三志也只是加上「鄉人架木為之」六字而已。

陳文達《臺灣縣志》云：「烏鬼橋，在永康里，架木為之，鄉人同建。」⁵³較府志所記稍詳。王必昌《臺灣縣志》又加詳描述：「烏鬼橋，在永康里，紅毛時烏鬼所築。烏鬼，番國名，紅毛奴也。後圯，里衆重建。」⁵⁴這裡談到烏鬼，也提及其與荷蘭人的關係。嘉慶十二年(1807)謝金鑾、鄭兼才編纂《續修臺灣縣志》也說：「烏鬼橋，在永康里，烏鬼所築。烏鬼，紅毛奴也。橋圯，里衆復修。」⁵⁵與王志所言大致相同。

《輿地纂要》指出：「按烏鬼橋原係鯽魚潭水流合新港溪(即今鹽水溪)流中所架以利行旅之橋，原橋建自荷人，由其奴烏鬼所築而得名。」⁵⁶又據《永康市志》，清代以前，仍然可見的蔦松溪，乃匯集鹽水溪、鯽魚潭北流入臺江內海的重要溪流，荷蘭人為便利地方農作物如蔗糖、稻米等之載運，於蔦松溪上搭建一座木橋，因搭橋工人為黑人奴隸，地方遂稱為「烏鬼橋」，並沿用為周邊居住地區的舊地名。⁵⁷可知烏鬼橋不但是重要的津梁，後還演變成為地名。

⁴⁸詳見〔清〕高拱乾纂輯：《臺灣府志》(臺北：臺灣大通書局，1984年)，頁41。

⁴⁹詳見〔清〕周元文纂修：《重修臺灣府志》(臺北：臺灣大通書局，1984年)，頁48。

⁵⁰詳見〔清〕劉良璧纂修：《重修福建臺灣府志》，頁88-89。

⁵¹詳見〔清〕范咸纂輯：《重修臺灣府志》，頁79。

⁵²詳見〔清〕余文儀纂輯：《續修臺灣府志》，頁91。

⁵³見〔清〕陳文達編纂：《臺灣縣志》，頁89。

⁵⁴見〔清〕王必昌纂輯：《重修臺灣縣志》，頁100。

⁵⁵見〔清〕謝金鑾、鄭兼才纂修：《續修臺灣縣志》(臺北：臺灣大通書局，1984年)，頁14。

⁵⁶見盧嘉興等著，臺南縣政府民政局編校：《輿地纂要》(臺南：臺南縣政府，1981年)，頁38。

⁵⁷參見廖瑞銘總編纂：《永康市志》(臺南：臺南市永康市公所，2010年)，卷上，頁159。

成為地名後的烏鬼橋，鄰近新港社，在清代也發展成為官道上的重要聚落。清代臺灣府城與郊區的往來，主要透過陸運(官道)與河運(鹽水溪)串連運作。府城南北二城門外是當時的「官道」，為串連府城與縣城(諸羅縣、鳳山縣)之間的要道。當時人從府城走官道到諸羅，出大北門後，沿途依序會經過柴頭港、六甲頂、洲仔尾、三崁店、烏鬼橋、油車行、新港社等重要聚落，然後抵達諸羅。⁵⁸

五、烏鬼厝

「烏鬼厝」一地名，未有相關古籍文獻可供查考。

據《新化鎮志》，新化鍾厝宅東北方向有籬仔尾蔗場，原為臺糖小火車的工作站，今小火車鐵軌已拆除，惟籬仔尾段仍保留一部分。「烏鬼厝」相傳就位於籬仔尾東邊，曾有一聚落住有許多膚色黝黑的人，本地人多稱其「烏鬼仔」，可能是從菲律賓或東南亞一帶來的奴工。⁵⁹當初此一聚落的產生，可能與荷蘭的甘蔗產業有關。

六、「烏鬼埔」

「烏鬼埔」一詞，有著多種的地名含義，在古鳳山縣、今高雄市裡的「烏鬼埔」不但是地名，同時也是山名、陂(水圳)名和鄉村的名號，分述如下：

(一)「烏鬼埔山」：乾隆二十五年(1760)調任臺灣府鳳山縣知縣的王瑛曾纂輯《重修鳳山縣志》載：「在(鳳山)縣東北十五里，與橫山綿續。相傳紅毛時，為烏鬼聚居於此；今遺址尚存。樵採者常掘得瑪瑙珠、奇石諸寶，蓋荷蘭時所埋也。」⁶⁰

光緒二十年(1894)盧德嘉總纂《鳳山縣采訪冊》完稿，所記與王瑛曾大同小異，只增加「在觀音里」和「脈由小滾水山出，東」(與橫山綿續)等字樣，可作補充。但其與王瑛曾不同的地方在：《鳳山縣采訪冊》記「烏鬼埔山」距縣「北三十八里」，⁶¹《重修鳳山縣志》則作「東北十五里」，兩者看似大相逕庭，實則不相衝突。因為《重修鳳山縣志》撰時鳳山縣治在今日的高雄市左營區，而《鳳山縣采訪冊》撰時縣治已遷至陞頭(今高雄市鳳山區)，出發點不同，距離自異。

⁵⁸參見石文誠、林慧芬編輯：《古城·新都·神仙府》，頁 110。

⁵⁹參見新化鎮公所編印：《新化鎮志》(臺南：新化鎮公所，2005 年)，頁 42。

⁶⁰見〔清〕王瑛曾纂輯：《重修鳳山縣志》(臺北：臺灣大通書局，1984 年)，頁 15。

⁶¹見〔清〕盧德嘉纂輯：《鳳山縣采訪冊》(臺北：臺灣大通書局，1984 年)，頁 22。

(二)「頂烏鬼莊」和「烏鬼埔莊」：據《鳳山縣采訪冊》，在「觀音里」的一百零八轄莊中，有「頂烏鬼」與「下烏鬼」(即烏鬼埔莊)。⁶²又據《淡新鳳三縣簡明總括圖冊》中的「觀音中里圖」，亦繪有「頂烏鬼庄」與「烏鬼埔庄」。⁶³

(三)「烏鬼埔陂」：據《鳳山縣采訪冊》載：「在觀音里，縣東北二十七里，周里許，源受橫山泉，西南行二里許入陂，溉園八甲。」⁶⁴

現今所稱之「烏鬼埔」，通常是指昔日的「下烏鬼」(烏鬼埔莊)，即今高雄市燕巢區的鳳雄村鳳龍巷。

關於鳳雄村西北端的烏鬼埔，《燕巢鄉志》說：「相傳以前土匪很多，常到莊裡騷擾搶劫，後被村民打退，土匪乃從南洋一帶延大批黑人(烏鬼)報復，因部分黑人被村民擊殺而埋於此，以前埋葬去世的人的地方叫埔，故稱該地為『烏鬼埔』。」⁶⁵

據「烏鬼埔」當地耆老王先正的說法，烏鬼埔以前名為「和水庄」，人口少，外圍有刺竹圍籬，以農維生。庄民出庄經牛埔、厝底仔(今南二高燕巢交流道附近)、頂武(今樹德科技大學位址)到面前埔(今橫山村)，常在半路遭遇搶劫，行搶的是荷蘭人被鄭成功趕走以後留下來的黑人(共有三人)，會趁壯丁外出工作時到庄裡搶劫。當日庄裡有姓柯及姓蔡的兩名武士，為保護庄民安全，決定永除後患，在某次黑人搶劫後必經的道路—「牛埔」—的大樹上埋伏，趁三個黑人經過時用箭射死他們並就地掩埋。事後，柯、蔡二人遷離和水庄，並告知庄民：三個黑人(烏鬼)埋在牛埔。也因為此一事件，眾人不再稱此地為「和水庄」，反而改稱「烏鬼埔」。依王先正之說，則「烏鬼埔」當在牛埔，屬昔日的「頂烏鬼」，即南二高燕巢交流道(即原面前埔交流道)附近。⁶⁶

此外，「烏鬼埔」亦有可能是荷蘭治臺時期楠梓一帶觀音山農區的荷蘭黑奴在荷蘭人離臺後聚居此地而成的地名。更有考古學者將這個地方的聚落歷史往前推進到荷蘭治臺前的史前時代，由地緣關係推測「烏鬼埔」可能是大社一帶阿加社的原住民遺址。⁶⁷

⁶²見〔清〕盧德嘉纂輯：《鳳山縣采訪冊》，頁5。

⁶³見〔清〕劉銘傳籌畫：《淡新鳳三縣簡明總括圖冊》(臺北：臺灣大通書局，1984年)，頁74。

⁶⁴見〔清〕盧德嘉纂輯：《鳳山縣采訪冊》，頁97。

⁶⁵見黃月櫻主編：《燕巢鄉志》(高雄：高雄縣立燕巢國中，1978年)，頁19。

⁶⁶見高雄縣政府：《高縣文獻》第23期(高雄：高雄縣政府，2004年)，頁43。

⁶⁷參見蘇偉晉：《分割的區域--以高雄縣燕巢鄉為例》(臺南：國立臺南大學台灣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2008年)，頁27-28。

七、烏鬼洞

「烏鬼洞」在今屏東縣琉球鄉(俗稱小琉球)，昔屬鳳山縣。盧德嘉《鳳山縣采訪冊》載：「小琉球嶼，……孤懸海中，周圍二十餘里，……澳莊各六，……居民四百餘戶，男女二、三千口。……光緒三年，恐宵小之易於藏匿也，亦屯兵戍守之。……上有石洞，在天台澳尾，相傳舊時有烏鬼番聚族而居，領下生腮，如魚腮然，能伏海中數日。後有泉州人往彼開墾，番不能容，遂被泉州人乘夜縱火盡燔斃之。今其洞尚存，好事者輒往遊焉。」⁶⁸鄭總《海上明珠小琉球》說：「天台有一石灰岩洞，據稱為烏鬼番之遺址，傳說荷人撒離台灣時，曾寄碇此地，將黑奴留下，後被來此開墾之泉人所殺，今洞尚存，為琉球勝景之一。」⁶⁹即承《鳳山縣采訪冊》的說法，並補述烏鬼番乃荷蘭離臺後留下。

《屏東縣志》載：

烏鬼洞：靠該南端之海岸，相傳遠在三百年前外商引來黑奴盤據，此偏僻孤島之烏鬼洞，它長在岩石中隙縫間，由洞上俯瞰黯然深黑，不知究有多大多長，洞裡面有石桌、石櫈、碗、盆等石器用具齊全，洞口壁上大書「烏鬼岩」三字。該洞相對不遠山坡上草叢中，豎有一塊碑，雕刻鬼骨厝字樣，該嶼與呂宋島遙遙相對，相傳來往其間中外船隻，為避風浪在島邊拋錨停泊，烏鬼乘機潛入水底把船鑽幾個洞，待船上發覺時，水已入船過量，輪船因此沉沒，烏鬼等出來把船內所有物件搬到洞裏去。據傳：有一次，紅日西沉時，停泊該處之外國人，忽發見一個影子在草叢中走動，急忙用望遠鏡視之，是個裸體小姑娘全身漆黑，手提一桶水，從洞口裡進去，乃跟蹤而去，發現烏鬼洞有個出入口，在深夜利用烈火對準出入口燒進去。第二天查該口已沉寂，只留下屍體骨灰無數，現烏鬼洞及墓碑均存在。⁷⁰

據此，「烏鬼洞」的烏鬼乃外商引進之黑奴，而燒殺烏鬼者為外國人。

民國六十四年(1975)二月十一日琉球鄉長洪江城所立的《烏鬼洞風景區記事碑》則寫道：

明永曆十五年，延平郡王鄭成功，克復台澎，驅走荷人。少數黑奴未及歸隊，逃來本嶼，潛居此洞。數年後，有英軍小艇在此洞西北之蛤板登陸，觀賞風光，黑奴乘虛搶物燒艇，並盡殺英軍。旋被搜尋之英

⁶⁸見〔清〕盧德嘉纂輯：《鳳山縣采訪冊》，頁 31。

⁶⁹見鄭總：《海上明珠小琉球》(屏東：屏東縣白沙國民小學，1992 年)，頁 30。

⁷⁰見古福祥纂修：《屏東縣志》(屏東：屏東縣文獻委員會，1965 年)，頁 723。

艦發現艇燬人亡，乃上岸搜索，但黑奴潛伏洞中，百般誘脅，誓死不出，乃灌油引火，黑奴盡死洞中。後人遂名之為烏鬼洞，意指黑洋人曾棲息之洞也。

據此碑文，則所謂烏鬼仍為荷蘭離臺後逃至小琉球的黑奴，然燒殺黑人者不是泉州人，而是英軍。

鄭總《海上明珠小琉球》又提及：「相傳明永曆十五年，明遺臣延平郡王鄭成功，光復台澎，驅走荷人，少數黑奴被棄於此，潛居該洞，洞在岩石隙縫間，俯瞰黯然而深黑，不知深長幾許，……據古老流傳之故事，烏鬼洞往昔曾發生一段黑奴血淚史：由於琉球嶼與呂宋島遙遙相對，來往其間之船隻為避風浪，常於島邊拋錨停泊(該洞北方蛤板外海有錨泊地)，該洞之黑奴則於黑夜，潛行海中，以鏢器把船底穿洞，待船員發覺時，船已入水，載重輪船就此沈沒，烏鬼即將船上物件、食品悉數搬運一空。後來由於沈船事件屢次發生，引起航海船隻之注意，經過調查，始悉烏鬼所為，遂另擇地登陸搜查巢窟，乘黑夜之際，將柴草堆積洞外，引火焚燒，烏鬼盡死洞中，屍體骨灰無數，從此沈船事件即鮮有發生。」⁷¹此說詳於事件過程，仍有本於前說。

另有一種說法：相傳約在三百年前荷據台灣時，歐洲各國輪船經過琉球嶼時常發生不明沉船事件，後經調查為小琉球當地的矮黑人所為。後遂在深夜將柴草堆積在洞口，引火焚燒三天三夜後，再查則發現屍體焦黑不可辨，故名之。爾後不再發生沉船事件，但至今天該地洞口則刻有「烏鬼洞」三字以為紀念。⁷²

又《琉球鄉志》載：

烏鬼洞名稱之由來，較可信的說法為：1636年(明崇禎9年)4月26日，荷蘭駐臺長官第三度派兵攻擊本鄉，登陸紮營後，本鄉原住民西拉族人即躲藏於此一洞窟中，荷蘭人以煙燻之，除42人出洞外，其餘三百多人全數死亡，後人乃以「烏鬼洞」名該洞窟。⁷³

據此，則小琉球「烏鬼洞」的烏鬼，實為小琉球當地的原住民，屬於西拉雅(Siraya)的矮黑人，曹永和、包樂史便持此一看法。《巴達維亞城日記》「西元一六三六年十一月」即載荷蘭人攻伐小琉球之事：「布德曼士長官於五月、六月及七月間，率引隊伍約計百人與同數之新港人及若干放繯人，將小琉球島上之殺人者，堵圍於其隱藏場所及洞窟，而以饑餓、放火及其他方法，迫其

⁷¹見鄭總：《海上明珠小琉球》，頁49。

⁷²參見吳永英：〈琉球之研究〉，《臺灣文獻》第20卷第3期(1969年9月)，頁40。

⁷³見林澤田總編纂：《琉球鄉志》(屏東：屏東縣琉球鄉公所，2006年)，頁259。

出來，殺戮其三百人以上，又俘虜男女及兒童計五百五十四人，其中男子繫鎖於臺窩灣(安平)，從事勞役，女子與兒童配置於新港，充分予以報復，其大部份已告死亡，又以寬嚴兩種手段將好殺之人逐出該島，……」⁷⁴荷蘭人的攻伐不止一次，據《熱蘭遮城日誌》載，西元一六二二年十月，荷蘭人的大帆船「金獅子號」寄碇於小琉球，派若干船員登島取水，卻全部遇害。因此，為懲罰小琉球島上居民，荷蘭政府五度組織軍隊自一六三三年十一月開始攻伐行動，結果將村落房舍全部燒毀，殺死四百零五名島民，其餘六百九十七人亦全部解送到臺灣的新港社、熱蘭遮城或巴達維亞城。⁷⁵杜奉賢、徐安琨〈烏鬼洞傳說的辨正〉一文即指出：

從荷蘭人在 17 世紀的記錄文獻來看，在烏鬼洞確實發生了一場慘絕人寰的滅族事件，小琉球島上的約 1200 人的原住民全部被殺害或強迫牽走，讓全島荒蕪。故而事件的施害者是 17 世紀的荷蘭東印度公司，事件的受害者是小琉球原住民；時間是 1633 年至 1640 年間五次的軍事行動，以及其後連續數年直到 1645 年的全島搜捕行動，致使全島的原住民完全清空；而死傷最慘重的火燒洞窟地點就是小琉球島上的超級大洞窟(按：即當時仍可容納數百人的「烏鬼洞」)。⁷⁶

又據日治時期的考古資料云：「番仔厝與烏鬼洞兩遺址，不論是史前陶片或近代中國陶磁片，都可看到相同之物，所以可能是番仔厝一部份先住民，由於某種原因利用洞窟做為住處。」⁷⁷在地緣上，「烏鬼洞」和「番仔厝」同屬今日小琉球的天福村，且兩地相距不遠。在漢人來開墾以前，「番仔厝」乃屬於西拉雅平埔族之一支族，拉美人聚落散居之地。⁷⁸從文物和地緣上來看，當年藏身「烏鬼洞」的烏鬼，極有可能就是來自「番仔厝」的西拉雅平埔族人。曹永和、包樂史曾考證小琉球的先民可能是蕭壠人(Soulanhers)在雷雨之時搭乘竹筏漂流而來。⁷⁹並且根據一份一六二三年荷蘭東印度公司商務員 Adam Verhult 參訪蕭壠社的見聞顯示，蕭壠人「體型優美、身軀結實，有褐

⁷⁴見郭輝中譯：《巴達維亞城日記》，冊 1，頁 180。

⁷⁵見江樹生：《熱蘭遮城日誌》(臺南：臺南市政府；1999 年)，頁 230。

⁷⁶杜奉賢、徐安琨：〈烏鬼洞傳說的辨正〉，《人文資源研究學報》第 4 期(2008 年 12 月)，頁 86。

⁷⁷見〔日〕金關丈夫、國分直一著，譚繼山譯：《台灣考古誌》(臺北：武陵出版社，1990 年)，頁 118。

⁷⁸見鄭總：《海上明珠小琉球》，頁 31。

⁷⁹參見曹永和：〈小琉球原住民的消失--重拾失落臺灣歷史之一頁〉，頁 435。

色皮膚，……對我們的白色驚羨不已。」文中甚至直接稱呼蕭壠人為「黑人」。⁸⁰康熙六十一年(1722)任巡臺御史的黃叔瓚所撰《臺海使槎錄》亦明白記述：「新港、蕭壠、麻豆各番，昔住小琉球，後遷於此。」⁸¹在在可以佐證小琉球「烏鬼洞」的烏鬼，實為小琉球當地的平埔族原住民，並非荷蘭人所遺留的黑奴，反而曾經遭受荷蘭人的無情燒殺、拘囚甚至被迫遷徙。

肆、南臺灣烏鬼地名所在的時空變遷

南臺灣烏鬼地名所在，歷經荷蘭、明鄭、滿清、日本治臺以至民國現今，不同時代環境的推移，在地形、地貌、自然景觀和人文景觀上都產生很大的改變，以下分別論述其時空變遷。

一、烏鬼渡

「烏鬼渡」往昔為商旅往來停泊之渡口，今已泯滅其跡。前文已言及「烏鬼渡」在鎮北坊，其旁有「烏鬼井」，從前應當瀕臨德慶溪，接近德慶溪出海口處，筆者推論其所在約為今日烏鬼井(自強街一四六巷十號門前)至開基天后宮(昔水仔尾小媽祖宮，今自強街十二號)之間。黃典權曾推論當年鄭成功禾寮登陸的海岸就在這範圍，這裡位於禾寮港北岸，除了可以避開荷蘭人的炮擊外，黃典權還指出：「宮廟常是人民信仰的中心；名井尤為街坊民生飲用所利賴。無疑今日自強街，自十二號至一四六巷，至少有六十七個房屋的間隔，永曆十五年的四月，也許房屋不如現在的密集；但兩個與民生息息相關的史蹟重點間無疑已構成頗具規模的街坊。……『街坊』宛在，加上井泉暢旺，足資大軍飲饗。」⁸²黃典權所謂「頗具規模的街坊」，北起烏鬼井，南至開基天后宮，從前稱為「水仔尾」(德慶溪下游)，後來稱為「大銃街」，也就是今日臺南市的自強街。自強街約 3 公尺寬，以現今觀點看來，巷道狹窄，汽車難以通行，清領時期，「大銃街」卻是北方官道的要衝，指由小北門到德安橋(跨德慶溪)之間的市街，當時是人們進出小北門的必經之地，商業交易熱絡繁榮。⁸³據臺南市耆老許夢花說：「據說前清時期臺南北邊西港、佳里、學甲、鹽水等鄉村之農產，從小北門運入，在城旁聚成市集，交易五穀雜糧，人們稱它『豆仔市』，沿南即『大銃街』，沿街商店密集販賣五穀雜貨，批發者居

⁸⁰見江樹生譯：〈蕭壠城記〉，《臺灣風物》第 35 卷第 4 期(1985 年 12 月)，頁 83-86。

⁸¹見〔清〕黃叔瓚：《臺海使槎錄》(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6 年)，頁 99。

⁸²見黃典權：〈鄭成功復臺大軍始登史事考察〉，《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報》第 15 期(1989 年 3 月)，頁 212。

⁸³參見王浩一等：《老城舊日子：臺南舊城裡的溪畔記憶》(臺南：臺南市政府文化局，2014 年)，頁 50-53。

多，是臺南繁榮街道之一，惟現在早已沒落。」⁸⁴

雍正元年(1723)，清廷在烏鬼井附近以木柵圍建小北門，成為北路居民出入府城的交通要衝。乾隆朝林爽文事件後，清廷將原本的荊竹城牆改築成磚石城垣，並在小北門上加裝大炮(大銃)，故一般稱為「大銃街」。日治時期，小北門城牆遭拆除，開闢成現今的西門路三段後，大銃街的商旅重要性便大不如前。

再者，臺江內海經過數百年的淤積，大多變成陸地；德慶溪河道也因淤積而變窄，自立人國小(昔出海口北側船廠)南側圍牆流過，現今已經在馬路的下面，目前整條河道已加蓋了北幹線排水溝。而昔日商旅往來聚集的「烏鬼渡」，亦早已化為陸地了。

二、烏鬼井

「烏鬼井」在今日自強街一四六巷十號門前。如前文指出，乾隆時期改砌磚壁，曾作為城池界限的重要標的物。日治時期，「烏鬼井」一度被填土掩埋，這與舊時城牆被拆除不無關係。直到民國四十四年(1955)才由臺南市文獻委員會勘考挖掘並加以修復，供附近居民使用。後來隨著自來水的普及，該井便不再使用，又基於安全考量而加上水泥蓋。民國七十四年(1985)市府將「烏鬼井」公告為三級古蹟，立碑作記，寓意飲水思源，成為鎮北坊文化園區大銃老街的一處景點。筆者親至其地踏查，見「烏鬼井」在巷弄之間，周遭為民房，從上方的水泥蓋縫隙約略窺見「烏鬼井」裡仍有井水。



圖 1：現今鎮北坊的烏鬼井，蔡慧崑攝於 2016 年 7 月。

⁸⁴見呂順安主編：《耆老口述歷史(五)：臺南市鄉土史料》(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4年)，頁 25。

三、烏鬼埕

「烏鬼埕」一地，約當現今臺南市東嶽殿(即嶽帝廟)和東門圓環之間的空曠場地。臺南市耆老陳浴沂曾描述府城的舊地名和舊街說：「第一處為現在的民權路、青年路口及中山路一段間的大路，舊的名字叫嶺前街，也有一條嶺後街，……第二條是現在的民權路一段及建國戲院前，舊的名稱是『夭鬼埕』；第三處為現在的建國路，在建國戲院一帶為東門圓環。」⁸⁵耆老口中的「夭鬼埕」其實就是「烏鬼埕」久經訛化後的地名稱呼，臨近今民權路，傳為昔日荷蘭人攜帶來臺的黑奴(烏鬼番)居住之市街(普羅民遮街)，後人早已訛為「夭鬼埕」，而「夭鬼」的閩南語原義即「餓鬼」，已與原地名之命義差之千里。



圖 2：現今烏鬼埕(臺南市東嶽殿至東門圓環間)，蔡慧崑攝於 2016 年 7 月。

又這一地帶也接近青年路的東市場，一說往昔因為廟宇附近有許多乞丐聚集，所以東市場附近便被稱為「夭鬼埕」。另有一說：昔日急著出大東門的苦力，常在此地聚集，他們在攤販前飲食，狼吞虎嚥，狀如餓鬼，所以俗稱此地為「夭鬼埕」。⁸⁶筆者沿著今東嶽廟前的大路往東門圓環前行，現今道路兩旁商店、房屋密集，不知舊日景象為何？據柯俊成研究指出：「大西門以東至嶺後街、嶺前街的部份，此部份為市街最早發展之地，並且在南北垂直向的街道亦有相當的發展，構成十字街形的大街主體。由於來自各方的人行、車行動線皆匯集於此，人口集中，商業繁盛，店鋪商家林立，因為這樣的緣故，清初開始即在荷據普羅民遮街的基礎上不斷分化……」⁸⁷可作昔日繁榮街景之一參考。

⁸⁵見呂順安主編：《耆老口述歷史(五)：臺南市鄉土史料》，頁 24。

⁸⁶參見柯俊成：《臺南(府城)大街空間變遷之研究(1624-1945)》(臺南：國立成功大學建築(工程)學系碩士論文，1998 年)，頁 71。

⁸⁷見柯俊成：《臺南(府城)大街空間變遷之研究(1624-1945)》，頁 70-71。

值得一提的是，日治時期，因為開闢道路、創建東市場，將東嶽殿的門樓拆除，石獅座也被移走，廟埕縮小、廟貌也改變很多。日本人設置了一條從東市場出發，繞至府城東南，再至大東門外沿著今日東門路向東連接仁德、關廟等地的輕便道。蔡胡夢麟《嶽帝廟前：台南鄉土回憶》一書描述此輕便道與東市場的關係：「那時從鄉下到臺南府城內已經有輕便車，也就是台車，自東門進入，停車場設在東市場後面，辜婦媽廟邊，距離嶽帝廟走路只需五、六分鐘。」⁸⁸不僅道出東市場鄰近嶽帝廟的地緣關係，也反映出東市場除了市場功能外在當日交通上重要性。



圖 3：現今臺南市的東市場，蔡慧崑攝於 2016 年 7 月。

四、烏鬼橋

根據「烏鬼橋」當地耆老陳萬順口述：

較早還沒有水圳也沒有鐵道的時候，墓仔埔(現在永康第二公墓)到驛頭(永康火車站)，這塊在水圳西邊的土地，是荷蘭人在住。荷蘭人有請印尼的黑人來做奴隸，他們都叫這些黑人稱為烏鬼。實際上奴隸(烏鬼)和荷蘭人不可以住在一起，因為他們是奴隸。烏鬼住在竹林前溪北邊的住處，為方便行路所以才造一個獨木橋給烏鬼走，他們將這座橋取名叫做烏鬼仔橋。日據時代講「鬼」難聽，才改成烏「水」橋。⁸⁹「烏鬼橋」因名字不雅，在日治時期被改稱「烏水橋」，昔為臺南府城往蔦松途中橫跨蔦松溪上的木板橋，下有潺潺流水，現屬臺南市永康區，而木板橋也早已化為水泥路面。

⁸⁸見蔡胡孟麟：《嶽帝廟前：台南鄉土回憶》(臺南：南市文化中心，1982年)，頁27。

⁸⁹見戴文鋒：《在地的瑰寶：永康的民俗祭儀與文化資產》(臺南：永康市公所，2010年)，頁229。

事實上，清乾隆時代的輿圖上，就曾將「烏鬼橋」標記成「烏貴橋」，⁹⁰由此可知，「烏鬼橋」(不論作為橋名或地名)改名的時間比日治還要更早。

「烏鬼橋」(烏水橋)遺跡在現今庄廟三千宮廟前十字路口處。《臺南縣志》云：「該橋築於鯽魚潭水合新港溪之處，現在縱貫公路有烏水橋乃其蹟。」⁹¹位址在今臺南市永康區的烏竹里(即原烏水橋及竹林前之合併)，臨近縱貫鐵路處，早自荷蘭治臺時期，東印度公司即開闢赤崁至新港的運輸線，即有經過竹林前與烏鬼橋，今日本境依然有重要的聯外機能。「烏鬼橋」(烏水橋)，與開元橋、大橋、小橋齊名，均為從前臺南府城往北行之重要孔道。明鄭時期還曾派兵屯駐於角宿，護衛此一陸路孔道。

又《永康市志》云：「(「烏鬼橋」)乃跨越蔦松溪之橋，……此橋是荷蘭奴隸(烏鬼番)所築。遺跡目前在今烏竹三千宮廟前的十字路口，另有一說在台一省道上統一馬口鐵公司旁龍潭中上之橋樑，而現今東北處的烏水橋為後來所建造，乃因「烏鬼」一詞不雅，而改其名。」⁹²

民國三十九年(1950)，蔦橋村劃分為烏竹村(烏鬼橋與竹林前合併)、蔦松村，烏竹村始獨立設村。民國八十一年(1992)五月更名為烏竹里至今。

筆者親自到今三千宮廟前的十字路口查訪，此處距鐵路平交道約莫不到一百公尺，路邊有大榕樹，樹旁有涼亭，而亭畔有水池，從當地耆老訪知這很可能是從前「烏鬼橋」(烏水橋)下河道的遺緒。在三千宮廟「烏鬼橋」(烏水橋)遺址旁有一幅長長的彩繪壁畫，是烏竹社區居民在民國一〇三年(2014)九月全體總動員的成果，將烏竹社區今昔的風土人文彩繪其中，壁畫中就有繪出「烏水橋」的位置，就在今大榕樹附近。



圖 4：現今永康烏竹里的烏鬼橋，蔡慧崑攝於 2016 年 7 月。

⁹⁰見高賢治、黃光瀛總編輯：《縱覽台江：大員四百年輿圖》，頁 69。

⁹¹見洪波浪、吳新榮主修：《臺南縣志》(臺南：臺南縣政府，1980 年)，頁 103。

⁹²見廖瑞銘總編纂：《永康市志》，頁 112。



圖 5：烏竹社區彩繪壁畫，烏水橋橫列榕樹旁，蔡慧崑攝於 2016 年 7 月。

五、烏鬼厝

「烏鬼厝」一地據說在今臺南市新化區太平里的第一公墓北方一帶，今為荒廢的臺糖原料甘蔗收集場附近。現在烏鬼厝沒有任何遺跡，而歷史上也沒有文字記載。筆者親自前往勘查，巧遇耆老(未透露姓名)為我指出「烏鬼厝」的大致位址，果然在「籬仔尾」的東方，其地今已為農田郊野，田間阡陌分布。耆老還指點我：「烏鬼厝」旁昔日有臺糖運甘蔗的小火車軌道通過，今已為農作物所掩蓋，而「烏鬼厝」遠處還有一條「烏鬼厝溪」。



圖 6：現今新化籬仔尾東邊的烏鬼厝，蔡慧崑攝於 2016 年 7 月。

六、烏鬼埔

「烏鬼埔」從早期的山名逐漸演變成聚落、村莊之名。日治初期的燕巢地區，抗日事件頻繁，軍警強力鎮壓的結果，導致某些聚落消失；也曾因為衛生條件不良、傳染病流行造成聚落人口大量死亡，倖免於難的村民遷村後，導致敗庄。日治初期的觀音上里即有江春仔、銃城仔、三塊厝、頂烏鬼四庄消失。明治三十七年(1904)的《臺灣堡圖》還清晰描繪出江春仔、銃城仔、頂烏鬼和三塊厝的位置，而且燕巢地區老一輩人還依稀知道頂烏鬼埔的地點。⁹³

「頂烏鬼庄」約位於今日國道三號下方面前埔交流道(今燕巢交流道)一帶。「下烏鬼庄」則是今日燕巢區鳳雄里的鳳龍巷，鳳龍巷就是現在一般所稱「烏鬼埔」。而位於燕巢、大社交界，觀音山稍北之處，地勢東高西低，與文獻中所記「烏鬼埔山」地理環境類似。⁹⁴筆者親至鳳雄里的鳳龍巷探查，其地如今已為巷弄、道路，而民居座落其間。



圖 7：現今高雄市燕巢區的烏鬼埔(鳳龍巷)，蔡慧崑攝於 2016 年 7 月。

七、烏鬼洞

小琉球耆老許清法曾說：「我小時候到過烏鬼洞那地方去玩，看到很多的死人骨頭在烏鬼洞口，露在外面。」陳其麟也說：「許先生所說確實是真的。我七歲的時候在看牛，曾到烏鬼洞，見裡面有石椅、石桌、石頭、骨頭，可能是烏鬼仔燻死的骨頭。……做囡仔的時候我有去看，現在已塌下去了。」許、陳二位小琉球耆老的回憶，反映荷蘭人當年燒殺「烏鬼洞」原住民後並沒有將其屍骨掩埋。如今的「烏鬼洞」洞穴已歷坍塌，很難想像它當年是可容納數百人的大洞窟。⁹⁵

⁹³參見蘇偉晉：《分割的區域--以高雄縣燕巢鄉為例》，頁 143。

⁹⁴參見蘇偉晉：《分割的區域--以高雄縣燕巢鄉為例》，頁 27-28。

⁹⁵小琉球耆老許清法、陳其麟的口述引自杜奉賢、徐安琨：〈烏鬼洞傳說的辨正〉，頁 91。

伊能嘉矩曾筆記東港人洪占春之言云：「小琉球嶼，有烏鬼蕃穴居於其地。今遺址天台澳，現存穴內有白螺盤，蓋烏鬼蕃所遺也。」⁹⁶所謂「白螺盤」是指用大海貝製作的碗盤，古時平埔族也使用過。

民國六十四年(1975)琉球鄉長洪江城所立之《烏鬼洞風景區記事碑》指出，清代洞中曾發現石床、石桌、石鑼、石鼓、銀器、珠寶等，遂使烏鬼洞名聞遐邇。

由於「烏鬼洞」為珊瑚礁洞穴，周遭又有海景，琉球鄉公所乃決定發展「烏鬼洞」觀光事業，採公共造產方式，美化「烏鬼洞」周邊的景觀，以助遊興。

筆者為小琉球人，「烏鬼洞」在我孩提之時即是遠足郊遊的好去處，猶記剩餘的洞穴狹小、黑暗，遊客攜帶手電筒照明鑽遊洞穴以資探險，筆者大學時(1996)還曾與同學遊「烏鬼洞」，其間黑暗侷促，身形寬大的同學甚至一度卡住，進退兩難。近年小琉球觀光起飛，來客益多，入珊瑚礁洞穴尋幽訪勝者甚繁，絡驛不絕且遊興未減。

「烏鬼洞」珊瑚礁地形周邊有鄉公所為發展觀光而建構的相關景點，頗具觀海景、休憩、遊賞之價值。「烏鬼洞」風景區八景分別是：浩然亭、甘泉、扶搖直上、怡橋、海仙洞、洩池、幽情谷、史蹟館等，以一循環性的步道串連各景點。為表示對「烏鬼洞」亡靈的尊重，民國九十二年(2003)，琉球鄉長洪義詳設置刻有「烏鬼洞主」的石碑於洞旁供民眾祭拜。事過境遷，揮別往昔的肅殺，現今的「烏鬼洞」已然蛻變為遊客心儀的小琉球島上景觀優美又帶有神祕感的觀光勝地。



圖 8：現今小琉球的烏鬼洞，遊客正排隊入洞，蔡慧崑攝於 2016 年 8 月。

⁹⁶見伊能嘉矩原著，楊南郡譯注：《台灣踏查日記》，冊下，頁 462-463。

伍、結語

本論文考索烏鬼相關文獻，並親臨烏鬼地名所知之地點進行實地對照，檢視其變遷，茲將研究、踏查所得，歸納、綜述如下。

臺灣的烏鬼，不止來自非洲的黑奴，亦可能是來自印度或東南亞的黑人，甚至還源自小琉球的原住民。他們被作為奴隸，可以買賣，地位低賤，主要從事勞役，荷蘭人將烏鬼用於護衛、鎮兵或水戰等，還以烏鬼作為「爪牙」、「查票差役」。鄭成功軍隊中已有「黑人兵」的編制，且兵源多來自荷蘭黑奴，烏鬼除了是鄭氏政權的護衛者，還涉入他們家族的政爭中。

「烏鬼渡」在「烏鬼井」附近，昔日是南北商船群泊的渡口，具商業、交通功能，後來隨著臺江內海、德慶溪的淤積，「烏鬼渡」乃湮沒其跡而不復見。

「烏鬼井」昔日是南北商船取水及附近居民日常用水的來源，也曾是府城城池界限的重要標的，隨著烏鬼渡的消失、日本人拆毀小北門、自來水普及等因素，今以加上封蓋立碑，只剩下古蹟功能，成為鎮北坊文化園區的著名景點之一。

位在東安坊的「烏鬼埕」，屬荷蘭時期普羅民遮街的範圍，原是荷蘭黑奴的生活圈，後來是東嶽殿前的廟埕。日本人闢建東市場，嶽帝廟廟埕景觀改變，「烏鬼埕」亦因乞丐或苦力的聚集，早已訛化為「夭鬼埕」，今其地則商店、房屋林立。

「烏鬼橋」者，乃荷蘭人為便利地方農作物如蔗糖、稻米等之載運，於蔦松溪上搭建一座木橋，因搭橋工人為黑人奴隸，地方遂稱為「烏鬼橋」，並沿用為周邊居住地區的舊地名。昔日木板橋早已變成水泥路面。成為地名後的烏鬼橋，在清代也成為官道上的重要聚落。後因其名稱不雅，乾隆時曾改稱「烏貴橋」，日治時期又改名「烏水橋」。

「烏鬼厝」位於新化籬仔尾蔗場東邊，今臺南市新化區太平里的第一公墓北方一帶，為荒廢的臺糖原料甘蔗收集場附近。其地曾有一聚落住有許多膚色黝黑的人，本地人多稱其「烏鬼仔」，可能是從菲律賓或東南亞一帶來的奴工。當初聚落的產生可能與荷蘭的甘蔗產業有關。

「烏鬼埔」從早期的山名逐漸演變成聚落、村莊之名。「頂烏鬼庄」約位於今日國道三號下方面前埔交流道一帶。日治初期，「頂烏鬼庄」敗庄。現今所稱之「烏鬼埔」，是指昔日的「下烏鬼」（烏鬼埔庄），即今高雄市燕巢區的

鳳雄里鳳龍巷。相傳是土匪自南洋引進大批黑人被村民擊殺而埋於此，又一說是荷蘭時期留下來的黑人因搶劫村民而被村勇射殺掩埋於此，故名「烏鬼埔」。其地今為巷弄、道路，而民居座落其間。

「烏鬼洞」的「烏鬼」實為小琉球當地的西拉雅族原住民，並非荷蘭人所遺留的黑奴，他們曾經遭受荷蘭人無情燒殺、囚囚或被迫遷徙至臺灣本島。往昔「烏鬼洞」寬敞能容廣眾，洞中可見石椅、石桌、石器和死人骨頭，現在，大洞窟早已坍塌、閉塞泰半，只餘狹小、黑暗的洞穴，然而遊客仍會攜帶手電筒入洞探險。今日「烏鬼洞」及其周邊珊瑚礁地形，以公共造產方式，設置相關景點，發展觀光事業，頗具觀景、休憩、遊賞之價值。總之，「烏鬼洞」如今已是小琉球頗具盛名的觀光景點。

參考文獻

一、傳統文獻

- 〔唐〕杜甫撰，〔清〕仇兆鰲注：《杜詩詳注》，臺北：里仁書局，1980 年。
- 〔明〕盧若騰：《島噫詩》，臺北：臺灣大通書局，1977 年。
- 〔清〕張廷玉等：《明史》，臺北：鼎文書局，1980 年。
- 〔清〕高拱乾纂輯：《臺灣府志》，臺北：臺灣大通書局，1984 年。
- 〔清〕陳文達編纂：《臺灣縣志》，臺北：宗青出版社，1996 年。
- 〔清〕周元文纂修：《重修臺灣府志》，臺北：臺灣大通書局，1984 年。
- 〔清〕鄭亦鄒：《鄭成功傳》，臺北：眾文書局，1979 年。
- 〔清〕黃叔瓚：《臺海使槎錄》，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6 年。
- 〔清〕陳倫炯：《海國聞見錄》，臺北：臺灣大通書局，1977 年。
- 〔清〕劉良璧纂修：《重修福建臺灣府志》，臺北：宗青出版社，1996 年。
- 〔清〕范咸纂輯：《重修臺灣府志》，臺北：宗青出版社，1996 年。
- 〔清〕余文儀纂輯：《續修臺灣府志》，臺北：宗青出版社，1996 年。
- 〔清〕王必昌纂輯：《重修臺灣縣志》，臺北：臺灣大通書局，1984 年。
- 〔清〕王瑛曾纂輯：《重修鳳山縣志》，臺北：臺灣大通書局，1984 年。
- 〔清〕謝金鑾、鄭兼才纂修：《續修臺灣縣志》，臺北：臺灣大通書局，1984 年。
- 〔清〕施士洁：《後蘇龕合集》，臺北：臺灣大通書局，1984 年。
- 〔清〕劉銘傳籌畫：《淡新鳳三縣簡明總括圖冊》，臺北：臺灣大通書局，1984 年。
- 〔清〕唐贊袞：《臺陽見聞錄》，臺北：臺灣大通書局，1977 年。

〔清〕盧德嘉纂輯：《鳳山縣採訪冊》，臺北：臺灣大通書局，1984年。

〔清〕不著撰人：《清職貢圖選》，臺北：臺灣大通書局，1977年。

連橫：《雅言》，臺北：臺灣大通書局，1987年。

連橫：《雅堂文集》，臺北：眾文出版社，1979年。

二、翻譯文獻

〔荷〕C.E.S 原著，林野文譯：《被遺誤的台灣：荷鄭台江決戰始末記》，臺北：前衛出版社，2013年。

〔日〕伊能嘉矩原著，楊南郡譯注：《台灣踏查日記》，臺北：遠流出版公司，2012年。

〔日〕金關丈夫、國分直一著，譚繼山譯：《台灣考古誌》，臺北：武陵出版社，1990年。

江樹生譯：〈蕭壠城記〉，《臺灣風物》第35卷第4期(1985年12月)，頁83-86。

江樹生譯註：《熱蘭遮城日誌》，臺南：臺南市政府，1999年。

郭輝中譯：《巴達維亞城日記》，臺北：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89年。

三、近人專著

王浩一等：《老城舊日子：臺南舊城裡的溪畔記憶》，臺南：臺南市政府文化局，2014年。

古福祥纂修：《屏東縣志》，屏東：屏東縣文獻委員會，1965年。

石文誠、林慧芬編輯：《古城·新都·神仙府》，臺南：臺灣史博館，2011年。

呂順安主編：《耆老口述歷史(五)：臺南市鄉土史料》，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4年。

林澤田總編纂：《琉球鄉志》，屏東：屏東縣琉球鄉公所，2006年。

洪波浪、吳新榮主修：《臺南縣志》，臺南：臺南縣政府，1980年。

夏黎明等：《你不知道的台灣古地圖》，新北：遠足文化出版社，2014年。

高雄縣政府：《高縣文獻》第23期，高雄：高雄縣政府，2004年。

高賢治、黃光瀛總編輯：《縱覽台江：大員四百年輿圖》，臺南：台江國家公園，2010年。

曹永和、包樂史：〈小琉球原住民的消失--重拾失落臺灣歷史之一頁〉，收入潘英海、詹素娟主編：《臺灣早期歷史研究續集》，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00年。

- 陳漢光、賴永祥編：《北臺古輿圖集》，臺北：臺北市文獻委員會，1957 年。
- 黃月櫻主編：《燕巢鄉志》，高雄：高雄縣立燕巢國中，1978 年。
- 新化鎮公所編印：《新化鎮志》，臺南：新化鎮公所，2005 年。
- 廖瑞銘總編纂：《永康市志》，臺南：臺南市永康市公所，2010 年。
- 蔡胡孟麟：《嶽帝廟前：台南鄉土回憶》，臺南：南市文化中心，1982 年。
- 鄭總：《海上明珠小琉球》，屏東：屏東縣白沙國民小學，1992 年。
- 盧嘉興等著，臺南縣政府民政局編校：《輿地纂要》，臺南：臺南縣政府，1981 年。
- 戴文鋒：《在地的瑰寶：永康的民俗祭儀與文化資產》，臺南：永康市公所，2010 年。

四、期刊論文

- 左漢林：〈「烏鬼」考論〉，《杜甫研究學刊》2006 年第 3 期，頁 63-68。
- 杜奉賢、徐安琨：〈烏鬼洞傳說的辨正〉，《人文資源研究學報》第 4 期，2008 年 12 月，頁 77-96。
- 黃典權：〈臺灣文獻中烏鬼問題初探〉，《臺灣人文》第 2 期，1978 年 1 月，頁 37-49。
- 黃典權：〈鄭成功復臺大軍始登史事考察〉，《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報》第 15 期，1989 年 3 月，頁 171-219。
- 鄭水萍：〈臺灣苦力研究--黑奴、烏鬼、苦力制蛻變〉，《臺灣國家政策學刊》第 5 期，2011 年 7 月，頁 21-47。
- 吳永英：〈琉球之研究〉，《臺灣文獻》第 20 卷第 3 期，1969 年 9 月，頁 1-44。

五、期刊論文

- 柯俊成：《臺南(府城)大街空間變遷之研究(1624-1945)》，臺南：國立成功大學建築(工程)學系碩士論文，1998 年。
- 蘇偉晉：《分割的區域--以高雄縣燕巢鄉為例》，臺南：國立臺南大學台灣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2008 年。

六、網路資源

國立台灣文學館：「智慧型全臺詩知識庫」

<http://xdcm.nmtl.gov.tw/twp/b/b02.htm>

張澤揚：〈烏鬼係鬼？--淺論荷治時代南台灣的外來勞奴〉

<http://www.shs.edu.tw/works/essay/2013/03/2013032719212964.pdf>